

明過
道庭
雜
志錄





過庭錄

范公偁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過庭錄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過庭錄

宋 高平范公稱撰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僊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主相待倨。公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遂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扃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詔贈直祕閣。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傳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

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美姿而長身。時謂之沒興真武。與文正長子監簿爲友。壻范氏處長。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復續長姨。忠宣因此疎之。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職。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蓋無此。

理窟嘗與先子論詩曰。古人規矩具在。學之不難。但患不能效之耳。凡人所作。必盜竊一句一字。謂之工。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余嘗作詩云。赤縣東城尉。他年舊業儒。老爲知道馬。中有拜恩珠。歲月侵餘齒。風埃上短鬚。賴逢同老友。襟韻不相孤。此乃效老杜城北一詩耳。試思之。

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因見有顏持約王維畫嘉陵江山圖。蓋明皇幸蜀。過嘉陵。愛其江山。命吳道子圖於大同殿壁。王維復畫小簇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蓋謂此也。

邵伯溫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有文。爲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鈴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適值其妻生辰。命子姪宴。子文於書舍。遣舊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愴宿昔。卽席作詞。末章云。翻翻繡袖上紅裙。舞姬猶是舊精神。坐

中莫恠無歡意。我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卽容別日款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慙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卽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不記姓氏。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

元祐間。伶人丁線見教坊長。以諧俳稱。宰相新拜。教坊長副庭參。卽事打一俳戲之語。賜絹五匹。蓋故事也。元祐年。呂汲公忠宣拜相。日以任重爲憂。容色愁厲。未嘗少解。丁生及副丁石。參謝忠宣。丁線見言曰。餓殺樂人也。相公。丁石曰。今時和歲豐。朝野歡樂。爾何餓爲。線見指忠宣而言曰。是他着這幾個好。打闕趁浪。我輩衣食何患。忠宣亦爲一噓。

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同賀。莘老。莘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因白啓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爲大笑。

洛陽朱敦復。字無悔。并弟希真。以才豪稱。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一日告人曰。吾某日當死。至期果然。與之善者。遂葬於故長壽宮南。託無悔銘其墓者。跛子劉姓河東鄉。山老其名野夫字。豐髯大腹。右扶拐。不知年壽及平生。王侯士庶有敬問。怒罵掣走。或僵死。洛陽十年爲花至。政和辛卯。以酒終。南宮道旁冢三尺。無孔鐵鎚。今已矣。劉公有一僕。曰尙志。隨劉四十年。劉常以畜生呼之。

及劉死人恐其有所得。士夫競叩之。尙志告曰。何所得。但喫畜生四十年矣。無悔。因作一詞曰。尙志服事跛神仙。辛勤了萬千般。一朝身死入黃泉。至誠地哭皇天。旁人苦苦叩玄言。不免得告諸賢。禁法蝎兒不曾傳。喫畜生四十年。

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冲元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屹立。曹甚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冲元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銜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着耳。都監惶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先子自州爲張子文所拉。沿檄至大名。坐中親觀此事。

黃魯直少輕物。與趙挺之同校舉子。

失處

一文卷使蟒蛇。挺之欲黜之。諸公盡然。魯直獨相持。挺之誠其

言。問曰。公主此文。不識二字。出何家。魯直良久曰。出梁武懺。趙以其侮己。大銜之。後挺之作相。魯直責鄂州。召還諸流人。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承天寺碑云。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疑爲謗訕朝廷。善人蓋謂奉佛者。復責宜州。時五侍郎。德孺自聚所還。會黃于武昌。志甚不平。且貧甚。侍郎厚贈。令諸子送至漢陽。魯直有謝詩。見豫章集。

溫公曰。某適過范淳父門。邀之同去。徐思之。不敢輕言。被他不是個趁哄低人。忠宣嘆息久之。既歸。謂子孫曰。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李伯時自京前路延見求觀。忠宣云。某非吝。但道路難爲檢尋。俟至闕未晚。李日夕懇之甚力。尋出。李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牌榜其上云。神妙。上品。江都王馬。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筆。聊留數字。以見歸向之意。時米元章作郎。每到相府求觀。不與言。唯遶屋狂叫而已。不盡珍賞之意。然絹地朽爛爲數十片。無能修之者。李因薦一匠者。酬傭直四十千。就書室背之。乃以畫正湊於卓上。略無邪側。用油紙覆。微洒水。以物研之。着紙上。毫釐不失。然後用絹托其背。遂爲完物。崇寧初。歸上方矣。

韓魏公在相。曾爲畫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高荷子勉。爲陝漕。張永錫幕屬。先子與同僚。嘗遊華州雲臺觀。永錫有詩。用歸字韻。和者盈軸。子勉未作。

云親祠堂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又作詩云。妄作非吾事。罷官饑爾曹。此心常去住。何日遂孤高。鴈伴烏瘡脫。蠅營狗跛勞。不如張仲蔚。門外長蓬蒿。故魯直有三傑同科之句。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牽強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爲絕冠諸臣矣。

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有大才博學。嘗作孔林詩云。漢陵玉匣盡。秦山銀海空。干戈百世後。獨究先聖宮。

樹有千年色。門無數仞崇。盛德包覆載。遂順因所宗。坐若顏閔後。頗聞鄒魯風。撫膺感遺言。零落涕沾

胸。季顏師顏謫齊州。又嘗以詩寄云。歷下故人今何在。晉書又已隔寒暄。多年別後紛紛事。何日罇前

細細論。忍見風霜摧羽翮。空教江漢瀉詞源。聖朝寬大超前古。卽有恩光照覆盆。其才器可知。年甫三

十二而卒。有文集百卷。魯直爲跋。其後兵火集散亡。而魯直集中。此跋亦闕。其略云。士之學。期於沒而

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鳧鶴之短長。故物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璧。

操之甚栗。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槩於心哉。范子正。予不及友也。予於親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後。

問其所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剝膚椎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正

以歲饑。獨捨單父民錢十九。雖沒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正父祖皆名世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

烹武王餽鼎。叔旦舉而用之。用當作薦。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正賢於人遠矣。元祐二年三月庚午。豫章

黃庭堅書。

崧山道中小市曰金店。范弁學究居焉。先子自許省墳河南。往來數見之。貌古性直。君子人也。隣有酒肆。詩云。喫酒二升。糴麥一斗。磨麵五斤。可飽十口。雖遇歲時。歌樂喧集。鄉人競觀。范公閉戶讀書。自若也。又有戒訟詩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鄉人畏而服之。丁卯仲冬十七日。因是觀造酒。舉其事。謹詳記之。

崧山隱者敏交時。

一作如。

閉戶著書。不接世事。忠宣造其居。自名其刺曰探道學古。持所業謁見。嘗有字說。

解可字云。方釘丁時。必象其孔之可否。又解母字云。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

建業進士。

失記其名。

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

憐之。以百千贖焉。

小宋舊有一帖論詩。云杜子美詩云云。至於實下虛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云。昔聞於先人。此蓋爲縛鷄行之類。如小奴縛鷄向市賣云云。是實下也。末云。鷄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看杜詩。舉此。謹退而記之。

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圃。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某四十六矣。忠宣嘆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爾。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勳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今年四十六歲。而父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如爾也。

先君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埃塵印跡無倦意。家中

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先子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

李毅師贊，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捫參歷井，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是師贊四六之名甚著。

忠宣捐館許下，服中先光祿率子弟閉戶，未嘗出于七叔祖年幼。一日，先子同至所居宅後門，見賣豆者買食之。劉晦升顯子，民則偶見，歸告晦升，卽以束抵先祖曰：某昨暮聞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丞相墳土未乾，未應爾爾。顯門下生有所知，不敢不告。先祖慙謝晦升，諸子皆被責辱。

梁寬、梁子美，皆博學高才，受知五龍學，累從徵辟爲上客。寬號大梁，高放人也。後居岳陽，太守楊壽卿頗陋，猥不好事，寬鄙之作亭湖上，號風月，託寬爲記，略曰：世不患無風月也，患無風月之佳客。不患無江山也，患無江山之主人。蓋譏之也。

王介甫未達，韓子華、富彥國愛其才，皆力薦於朝。王秉政，頗失士望。二公悔惡之，張安道歸南京，富公守陳，安道由陳見富公，尊俎間談疾介甫不已。安道略不答。富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安道曰：某何嘗謂是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富公默然無語。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許與忠宣鄰。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于祿上都，崔晨夕顧矚，始終不怠。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曰：而

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夫之託。因立柱于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焉。

魏國之姪。歸比部次子子厚。崔以親契。數往來。忠宣家。常具饌待之。食稍不精。崔必直言。略不自外。忠宣每爲杖爨者。家婢聞崔比部來。皆惡之。比部二子。長保孫。爲忠宣婿。

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酒官。值韓生辰。獻歌頌。褒諛者甚衆。子厚獨以詩警之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掛冠高節莫因循。韓得之。再三嘆咏曰。非君誰爲我言。於是以太子少師致仕。

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謝仕褒陽。王遠至。夜叫門見之。師直屣履出迎。率子姪行家人禮。慷慨道舊喜而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劉皓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昇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唉曰。何敢爾爾。乃遣彎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昇而來。爾等能辨此。吾唯爾慮。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彎者如其言。昇姚至縣。劉卽戒閹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邪。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卽解

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縋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已甚。幸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克。終身稱爲長者。

商父質直有守。初仕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數人。以狀稟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商父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商父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商父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當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商父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乃敢爾。宜屏縮以俟來者。

右丞守永安軍時。修曹后山陵。曾魯公主其事。篤促郡縣甚急。右丞恬不誰何。監司數責詰。亦不與辨。但唯說知委而已。事畢。魯公過洛。問諸郡應辦勤怠。監司共言曰。餘皆集事。獨范永安頑然無奉上意。若在他所。俱効永安。則朝廷難復舉事矣。某等欲奏削正。恐遠方觀望。以爲不能容名子爾。魯公大怒曰。何敢爾。鄰里有喪。尙相救之。況君父乎。右丞繼進見魯公。魯公厲言曰。諸司甚有語。右丞緩步進曰。不知諸司有何語。魯公具以告。右丞因悄言曰。某非至愚病風。豈有臣子坐視君父者。朝廷抑亦取辦而

已然諸司甚不體國。魯公愕然曰：何？右丞曰：山陵所在，財用已羨二倍，民力竭矣。永安山陵所在，正宜惜一方力，以堅崇奉意。魯公曰：何不早言？右丞曰：當與事時，竊恐有假此規避者，故不敢告。今願擇精敏吏考驗之。魯公首肯，即命吏警管如言。魯公大激切稱嘆，徑奏擢爲三司判官。

右丞在政府，宦者閤守忠恃寵專恣。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應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爲寒心。曰：范公必不久居矣。右丞蓋自如也。未久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諱，落職知許，尋乞宮祠去。

右丞居許，太守韓持國秋日於郡圃會景亭，置宴張樂，會諸郡公。程正叔及右丞以故不至，持國以詩寄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願我未能忘舊樂，綠罽紅妓對西曛。

宦者李憲用事神廟，朝議再興西夏之師，慮有沮撓者，詔天下敢有言班師者族。五侍郎任陝漕，乃連上章言三十六不可，皆指斥時事，各有徵驗。且曰：臣世受國恩，寧受盡言之誅于今日，不受不言之誅于後世。辭意誠切，恐不免禍，乃自籍家口數牒永興軍拘管，以俟上命。章上，神宗覽之默然，召宦者李舜聰問曰：范某所陳徵據甚的，果有否？李憲假我令天下人既有何處之舜聰良久曰：此事雖未皆有，蓋不盡無。上大悟，詔即日班師，放范某罪，除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

光祿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頃有從官來，東坡揖坐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中岳畫壁有類韓文南海碑，呵呵。光祿與晁再三釋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

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召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幃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幃頭。執搗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恠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廝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萬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施設。極盡奇怪。宗元之畫。是以似之也。

韓子華爲閣長。一時名公如劉原父、王介甫之徒。皆在館職。介甫最爲子華所服。事多折衷於介甫。一日。館中會話。論及劉更生。介甫以當漢衰靡。王莽擅權。勢不復興。而更生曉曉強聒。近不知時。其中是非者相半。子華繼自外至。問曰：諸公所談何事。或以更生對。子華問介甫曰：如何。介甫具告。子華曰：不然。更生同姓之裔。安得默默就斃哉。一坐服子華至論。

忠宣帥慶爲种詒誣訟。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慤。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皇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

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己巳十二月七日夜。家君論人貴賤壽夭。命不可逃。亨運未窮。則大患不能相害。忠宣是矣。忠宣自入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盛。守陳以己俸作布衾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爲之語曰。孟嘗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譏其儉也。忠宣聞之。乃作一幅享用。作銘辨正。於是范蜀公。司馬溫公。皆効之。銘見家集。

杜子美詩云。仰蜂粘落藥。行蟻上枯梨。行字世本皆然。忠宣在永。於蔣氏彥回家。見別本乃作倒蟻。倒之意。與行迥異。或以爲忠宣得之於太平藏經中。蓋好奇之論也。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住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尙無恙。深疑其行。誠告軍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鷄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季長長子衛明微。時奉母晏夫人。調官宣城。簽判。母難於遠涉。明微年未三十。遂承志掛冠歸。栽花植竹。築堂曰壽燕。歲時奉親遊宴。盡其樂。晏夫人八十餘卒。明微亦享上壽。忠宣有詩美之。見家集。次子衍。乃祖永嘉夫人之父。力學應大科。未弱冠過關。忽嘔血而卒。

祖宗時有陝民值凶荒。母妻之別地受傭。民居家耕種自給。逾月一往省母。外日省母少。其妻出讓其夫曰。我與爾母在此。乃不爲意。略不相顧乎。民與妻相詬責不已。民曰。爾拙於爲生。受傭於人。乃復怨我。妻曰。誰不爲傭耶。民意妻譏其母。怒以犁柄擊妻。一中而死。事至有司。當位者皆以故殺十惡論。案成一明法者折之曰。其妻既受人傭。義當整絕。若以十惡故殺論民。或與其妻姦。將以夫妻論乎。以平人論乎。衆皆曉服。遂定以鬪殺情理輕奏聞。折之者被褒賞焉。

潘兌說之侍郎。夙慕程正叔。過洛就見之。時黨事正起。正叔畏避不出。潘再三致恭欲見。正叔不得已出。說之展師弟禮請教。伊川遜不受。潘請之固。正叔問曰。公嘗讀何書。潘曰。嘗看語孟。正叔曰。有得乎。曰。未也。伊川問曰。孜孜爲善者。舜之徒。孜孜爲利者。跖之徒。其義若何。潘以爲易已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者。乃古之所謂利也。潘下拜悅服而去。潘至許。見先祖。語其事曰。自聞斯言。悟一生之非矣。

文正祖唐公有詩贈華山陳希夷。五侍郎帥陝。嘗刻石傳世。逸上一聯。曾逢毛女話何事。應見巨靈開此山。濃睡過春花滿地。靜林中夜月當關。紛紛詔下忽東去。空使蒲輪倦往還。丁卯十二月五日。因侍夜話謹錄之。

陽翟燕照隣。仲明賢士人也。素安命。生計索然。讀書不仕。嘗有詩云。女矮兒癡十口餘。進時無業退無廬。一窓風雪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舊書。

陽翟崔鶻德符以文學稱鄉里有詩抵先祖云。淚盡空山一病夫。荆榛無路掩樵居。自憐身是皮公美。菲屋清燈夜著書。後仕鄱陽有詩云。記得詩狂欲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桓伊笛。自捲秋蘆片葉吹。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蟾奴。康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携他適。文叔恬然不較。鄉里服焉。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甲科。京師權貴競捉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施之理云。王樂道二子寔。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仲弓與光祿行遊。淳厚博學君子也。好客喜酒。先子叔父常請見之。必委曲留連。飲食教誨而歸。雖鄉里庸夫賤士。莫不謙睦誠接。得其懽心。平居未嘗釋卷。先子一日劇暑中迫昏會歸。皆已大醉。偶遺衣。後往取之。見仲弓披衣執策。就視之。乃禮記疏也。其精勤如此。鄉人敬其德。幼安晚以上書闕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爲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西城竹園戶爾。時曾存之在。許謝客。獨以聲妓自奉。仲弓嘗曰。若存之之富。舍弟之貴。寔寔不愛。蓋仲弓口喫也。

七伯祖子夷二子。以忠宣身後得官。嫁郭氏。司馬氏。姊二甥。亦忠宣所蔭也。黨事再興。皆減放。大臣所得恩數。卽納二子官。仍奏二甥。子夷云。恐傷老姊之心。

祖妣甲戌冬。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惶中。不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以它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爾。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爲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暗合。孫吳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言。一揖而去。己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除。

种世衡倅鳳翔。以賊編置高州。文正知其才。奏授武職。帥陝。提拔爲多。忠宣爲慶帥。种子詰爲環守。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羌過慶聲。冤忠宣爲按驗。果非盜。釋之。時介甫當柄。詰乘時訴忠宣。挾請變獄。對獄寧州。事皆無狀。忠宣謫守信陽。家府自洺之恩。平簿免歸。終光祿喪。時年三十七。怡然無干祿意。永嘉夫人謂曰。人爲親求官者多矣。爾親老家貧。旣有一命。安得置而勿問耶。先子承志調原之曹掾。僦寓長安。於提舉劉幹客次。見緋衣老出廳事後。注視先子曰。公范忠宣後乎。先子愕然不知爲誰。應曰。是也。老曰。見公頤頰音聲。類丞相耳。先子竊問其姓名。老曰。吾乃史師也。舊供事忠宣。拜尊丈於公家。契甚厚。委曲問行藏。先子具以告。相揖而去。先子之任。种忠憲克西夏。帥京原。辟史爲客。一日。史從种郡圃。正己堂習射。种曰。以先祖才業。只終皇城使。某何人。叨冒乃爾。然子孫繼承。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

德中間以家叔事。頗難見。渠子弟欲訪其後。少報先德。未得其人也。史具言長安邂逅。先子曲折。种卽顯使具書。邀至軍前議事。一見甚喜。張宴酒酣。謂先子曰。先祖荷文正不報之恩。先子曰。蓋未聞也。种曰。公爲范氏子。獨不知此乎。先子曰。先公以公議舉人。非謂私恩。未嘗語家人也。安得知之。种益欽嘆曰。眞有家風也。厚贈先子歸。曰。此有警當屈賢者席。威平之役。召先子從行。奏功。特改秩。旋□勞遷陞。四十一歲。已爲員外郎。皆种吹噓之力也。戊辰正旦。侍坐同叔兄晚饌。先子言窮達有命。不可妄求。因及此。謹退而記之。

先子從忠憲代州措置木事。調民搬運甚篤。至嶺下。見一卒捨木而坐。种問曰。爾何人。胡爲不行。曰。乃華亭卒爾。病未能去。种命斬之。先子味意甚驚。問曰。太尉何遽如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种曰。過不在斬。乃在問。曰。問而不斬。則人人皆効此卒。安能濟事乎。先子因閒宴。問种所以經綸之道。曰。爾父祖平日所行者。是師之足矣。但臨事便非是。精密決意行之。雖成敗在命。而吾無愧焉耳。

孟長文。河北人。政和閒。爲雍之清平宰。正直有守。二子皆力學。舉進士。家居時。權陝漕幕。屬與之遊。後以不能俯仰。觸漕使桑景詢。爲所窘。捩孟不堪其辱。欲遷正郎。遂解印歸鄉。以詩抵先子。一聯云。世事無窮。貧不盡。人生有着。到思量。復曰。僕之所享過分。二子雖未及祿。亦粗知學。豈能屈身爲兒輩計哉。未久。一子登第。戊辰十一月二十三日。因夜話及此。記之。

先子侍忠宣居永。判官魏中孚。字誠老。清潔自克之士也。同官有興作。製器用。老魏未能無意。每欲爲之。

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二字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蓋千百緡矣先子曰士之入出官物當以此爲法不惟可以養廉亦免剝下奉上之悔也戊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因侍夜話語作器用事及此謹退而記之

韓皓見素持國姪孫也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爲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蔭論官吏睥睨莫敢窺見素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新舊不相及雖嚴督若曹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設此墮悞吾曹何以生爲也西城所椿雖有大禁吾願往取應急得上寬主憂下瘳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爲新草上責遂緩見素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韓歲時相率拜望焉先子所記韓之善政極多戊辰十二月三日湘潭進士胡景裕好問博學信義人也舊與先子相識京邑己酉冬避地至潭却乏餘資行裝垂罄胡亦困居乃以千錢爲贈曰某雖貧里中有所貸公今流落途窮少助行色先公謝其意而卻之有詩餞先子云當年邂逅帝王畿歲月侵尋若電飛學士榮除青鎖闥故人老衣白麻衣尊前且鬪閑身健眼底休論往事非第恐鋒車促嚴召片帆明發不輕違先子有答詩見家集記

忠宣守信陽簽判李樽大夫之室有才藻魏國夫人嘗與往來有謝魏國詩云朝來瑞靄遍祥虛果見麻

姑降陋居。陶令滿籬。唯有菊相如。四壁但藏書。蕭條廷館。門羅雀。冷落盃盤。食欠魚。逸後二句。

元祐五年季秋二日。忠宣呂汲公安厚卿秉政。宣仁聖烈皇后寢疾。中外憂惶。三公詣閣門乞入問疾。詔許之。至御榻前。障以黃幔。哲廟黃袍幘頭立榻左。三臣立右。汲公進問曰。太皇太后聖躬萬福。后曰。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心。只欲不墜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憤鬱。呂公未及對。哲廟作色叱曰。大防等出。三公趨退。相顧曰。吾曹不知死所矣。

忠宣尹洛。謝克家叔往自河陽。來至中路。曰。白司馬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少待。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負暄。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嘆息而去。謝後與先子會宛丘。語及此。曰。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十月二十五日夜。話言及。謹退而記之。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卽命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生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饑可下飯爾。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無名子從學魯直。未幾。文大進。嘗題扇上畫小兒迷藏詩云。誰剪輕紈織巧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蓋得延小兒不及迷藏也。

忠宣宰襄邑。有二烏類鶴。灰羽赤喙。遊囿衆爲異。以術數致得。畜之。愛食虵虺。入口中卽爲水。畜之半年。一縣虵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過見之曰。此擅鷄毒鳥也。後死其一。居無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擅鷄。鳩鳥之別名。始大驚駭。卽命殺而焚瘞之。

湛朴子文。信實君子也。爲江夏縣令。動省過失。平居未始懈惰。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于下。示其改也。忠宣薦其才。

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侍郎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婦人。文及甫之舊妾也。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侍郎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勘。案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瘤。吏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

聞者扇門卽行。及甫繼至。囑聞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癩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侍郎尹洛賈者有銀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二賈者紛辨不已。侍郎得其情。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卽當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齋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後令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卽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許昌郭挺元傑。從李方叔學。久蒙訓導。方叔死。挺有挽詩云。顛悴詞林失俊英。已應精爽在蓬瀛。楷模昔日依元禮。貧病他年累長卿。無復波瀾窺大手。空將日月送虛名。當時穎曲爲耕地。祇有風灘晝夜聲。孔收寧極。有道之士也。視文正爲友壻。與忠宣持國遊。持國守許。孔居郊。常具車馬。邀致郡治之養真庵。同衾促膝。快論人間事。久而復歸。一夕大雨。孔告還。持國獨寢庵中。有詩寄云。雨滴庵上茅。風亂窓前竹。繁聲互入耳。欲寐不得熟。緬懷田舍翁。石逕滑馬足。連山暗秋燈。一路何處宿。又有訪友詩云。驅車下橫嶺。西走龍陽道。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知應近生慮。民風故醇好。又云。不踏南溪路。于今又幾春。能來共聯轡。還是舊遊人。載酒真乘興。談經或入神。歡餘不無媿。林壑可還身。

許昌筆人郭純。業甚精。遠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數足。不論早暮。閉肆出遊。恣其所之。盡醉始回。雖寒暑不失。一日六雨。先子至西湖。見郭夫婦並酩酊笑歌而來。因謂曰。何不家居。飲酌爲安乎。郭笑曰。

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識者或偉之。

許昌進士馬磐子漸。五侍郎少時受教。後光祿大卿行繼處席下。爲范氏三世師。磐死。有二子。貧甚。所居切隣。曾存之。屢欲市之。酬重價。二馬藜羹忍窮不欲。曰。先人故廬。兄弟當死。此不願易也。鄉人服之。

管昌洪道爲許學正。鈐束諸生嚴甚。輕薄者苦怨之。管他適。書所居壁云。某日某上謁良翰先軍。管歸不解。徐繹之。蓋連姓而言。乃短舌者之詈言也。

王齊叟彥齡。霖弟也。有絕才。九流無所不能。宣和間。上愛琵琶。博選工妙處樂府。彥齡往視。工者彈撥。因默問一二。工失措。再拜就學焉。能袒裼舞長曲。左右周旋如神。觀者失色。又以蹴鞠馳天下名。嘗畫梅影圖。形影毫釐不差。萬荷圖狀極纖細。生意各殊。識者奇寶之。以五行自推。年止三十九。果如其言。臨終有禪頌云。醉魂今夜不須尋。請看武陵溪上月。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疎散稱。時號觀三悖七。各言其第也。子厚執政。觀蹭蹬不達。至堂見子厚。邀至閣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子厚頗有慙色。

李禹卿文正夫人兄也。爲泗倅。有才略。御下頗峻。官吏怨之。其姪嘗捆載貨物過境上。稅官以狀聞。意欲李放免。持以爲訟。訟一作公李卽判曰。係禹卿大功親。並無稅物。稅官如得奇貨。將欲訟于上。未及發。李先追稅務官吏致獄曰。吾五服內所當隱。而監吏而漏重稅邪。各抵罪。時楚有大獄。屢易官讞。翻覆累年。不決。上司委李。李至於鞠案中。取事令吏問白。犯者慟哭服辜。服作伏

光祿舊藏麻師一雪雀圖奇甚。士夫嘗就看之。光祿居許。李之儀端叔時任許幕屬。以詩借云。圖中塵跡已冥冥。說着麻翁耳便醒。凍雀高低棲舞白。枯槎零亂倚寒青。欲憑妙手聊模寫。暫借遺踪作典刑。老去未能忘着相。他年要伴草堂靈。

鄧璋德甫。永州人。鄉舉八行。忠宣謫永館門下。教授諸孫。後過長沙。與故人蔣擴充之遇。蔣有送詩云。高談耳冷幾經秋。解后長沙得少留。莫畏洞庭風浪險。主翁元是濟川舟。蔣由是詩名播湖湘間。後零陵簿李良輔媚附蔡京。以蔣詩聞於上。蔣被貶竄。守倅舉鄧八行者皆譴詘。李借此進。靖康間。呂元直執政。良輔至堂干祿。呂偶記昔事云。爾非陷范忠宣者耶。命左右毀其朝服。縉紳莫不快意。

晁詠之道美叔子也。爲宏嗣魁。志大才豪。意欲俯拾青紫。元符間言事。坐黨廢。頗鬱鬱不平。爲京兆幕屬。有送高懷恩赴闕詩云。當時鷄犬皆霄漢。自是劉郎不得仙。家本東都以禁不可歸。有詩云。自歎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後骨肉淪喪。獨至都城外。和陸公遜遊西池詩云。傷心有恨關存歿。袖手無人問姓名。蓋自傷之至也。

李充子美。洛人家業賣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從累年。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先子舊藏唐末造虞有賢書。送臥雲道士詩云。臥雲道士來相辭。相辭倏忽何所之。紫閣春深烟靄靄。東

風花柳折枝枝。○藥成酒熟有時節。寒食恐失松間期。冥鴻一見傷弓翼。高飛展轉心無疑。滿酌數盃酒。狂吟幾首詩。留不住。去不悲。醯鷄蜉蝣安得知。

杜甫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盡玉壺。雲壑布衣鮎背死。勞人害馬翠眉疎。先子問光祿。言此詩爲荔支作。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浸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迓。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年鰥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爾。妾亦恭應曰。唯命是從。公薨。妾相繼果死。人以爲異。

張先子野郎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朦朧。沉思細恨。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關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東坡守杭。子野尙在。嘗預宴席。有南鄉子詞。末句云。問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蓋年八十餘矣。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

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做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放野同人竟無所濟一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子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先祖見魯直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趙軌信可許人也以才稱鄉里爲陝曹屬潦倒選調先子與之鄉舊既在太原趙恣檄相謁因館於書室是夕八月十四日夜先子具酒飲食宣使張永錫召先子會酌趙獨處寂寥就枕卽作一詞達先子云今夜陰雲初霽畫簾外月華如水露靄晴空風吹高樹滿院中秋意皎皎蟾光當此際怎奈何不成況味莫近簷間休來窗上且放離人睡永叔見之大喜贈上尊數壺先子爲求薦章僅改秩而終

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尙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

者欲避之。頃於身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竚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驚曰。卽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餞留連久之。語靖云。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旣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有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異哉異哉。

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旣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唯酥梨筍時復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李師忠復之。帥桂罷歸。一詞題別云。子規啼破城樓月。畫船曉載笙歌發。兩岸荔支紅。萬家烟雨中。佳人相對泣。淚下羅衣濕。從此信音稀。嶺南無鴈飛。荔支烟雨。蓋桂實景也。

曾肇子開。守毫秩滿。丐祠歸江南。一詞別諸僚舊云。歲晚鳳山陰。看盡楚天冰雪。不待牡丹時候。又使人輕別。如今歸去老江南。扁舟載風月。不似畫梁雙燕。有重來時節。

忠宣守洛。游師雄景叔。忠宣門生也。赴陝漕任。過洛留數日。啓行。忠宣餞于郊。拉程。正叔會。而使妓侑酒。蓋忘正叔之來。旋悔之無及。景叔以正叔年德高。讓居上坐。正叔亦不辭。酒數行。景叔啓白。忠宣曰。數妓遠出頗勞。某願各酌一盃。遂執爵遍勸諸妓。正叔不樂。忠宣甚惶怖。勸將畢。正叔厲言曰。景叔。願公愛陝之百姓亦如此。景叔執爵從容操西音言曰。覆侍講。只有此一勺裏。正叔亦爲一噓。忠宣意遂解。

晁端彥美叔。一日會賈易及東坡。賈時臺諫。蓋嘗劾坡於朝。晁亦忘其事。遂同會酒酣。坡言曰。某昨日造朝。有一人乘酒臥東衢。略不相避。某頗怒之。因命左右曰。擒而紉之。酒者曰。爾又不是臺諫。只有胡紉亂紉。易應聲曰。誰教爾辨。坡公終席不樂。美叔終身自悔拙於會客。忠宣曰。吾向非景叔之佞。亦當抱美叔之恨矣。

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唯有掃門霜鬢客。却隨社鷺入長安。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滕甫元發。視文正爲皇考舅。自少侍文正側。文正愛其才。待如子。視忠宣爲叔。每恃才好勝。忠宣未嘗與較。皇祐元年。同忠宣貢京師。忠宣篋中物。滕嘗自取之。付酒。或濟困乏者。忠宣初不問也。是年。忠宣登第。滕失意歸。文正責怒滕。欲夏楚。其無間如此。愛擊角毬。文正每戒之。不聽。一日。文正尋大郎肄業。乃擊毬于外。文正怒。命取毬。令小吏直面以鐵槌碎之。毬爲鐵所擊。激一作起。中小吏之額。小吏護痛間。滕在傍拱手微言曰。快哉。文正亦優之。至登第仕宦始去。後四十年。忠宣自右相出帥太原。與滕爲代。將行。滕設宴津館。會忠宣及魏國夫人。慷慨道昔日事。痛飲達旦。滕手作數語云。當年風月共遊王謝之庭。又云。道四十年之舊話。曷盡懽情。其詩云。負鼎早爲湯右相。有文今作魯夫人。蓋魏時封魯國。一時傳其精確。

崔豫忠宣長外孫也。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忠宣守洛。崔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曰。我平生

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韓魏公相神宗。一日得旨。理汴河役兵事。有問許面對。神宗謂韓曰。前日汴河事如何。韓對曰。汴河之役。措置亦未便。頗有怨咨。更望陛下詳處。神宗作色言曰。爲君者亦甚難矣。管又不是。不管又不是。待將若何。魏公退步謝罪曰。臣愚意無他。只欲奏陛下知。責有司爲久遠之利耳。韓恐懼還第。聽命者數日。紹興丙辰。張德遠督兵淮上。先子咨議幙中。張日與僚屬語。浹。逞上之眷錫。至再三。先子從容曰。某嘗記韓魏公事神宗。具述上事。云當是時。韓公性命難保。何寵錫之足云。德遠始則傾聽。終變色無語。同僚者以先子爲名言。

元符庚辰。蔡京出韓師璞當軸。下詔求言。其略曰。言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朕言唯信。無慮後悔。於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論蔡京之失。時忠宣在永州。聞之驚曰。師璞果能辨此乎。未久。京復相。舉言者竄嶺外。善類於是盡矣。

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文正嘗指呂許公之失。文正出帥陝。呂欲疎遠之。及韓夏二公悉改除節鉞。蓋換武則不能在朝廷也。文

溫公獨樂園林賦詩述美者甚衆。李夷行炳大有見山臺詩云。闕上句紛紛紅紫簇虛簷。山光不肯饒春色。故向花間出數尖。蓋臺側盡栽花卉也。

隸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嚙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髻頭面。舉止妖嬈。目爲澗上丈母。

李清臣邦直。平生罕作詞。唯晚年赴大名道中。作一詞云。去年曾宿黃陵浦。鼓角秋風。海鶴遼東。回首紅塵一夢中。竟死不返。亦爲詩讖也。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之。竟從其請。

掌禹錫博通子史百家。作證類本草。而訥於爲文。時賢頗於此鄙之。嘗作詩曰。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鳥度千聲。又云。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塔前一尺長。歐公謂忽作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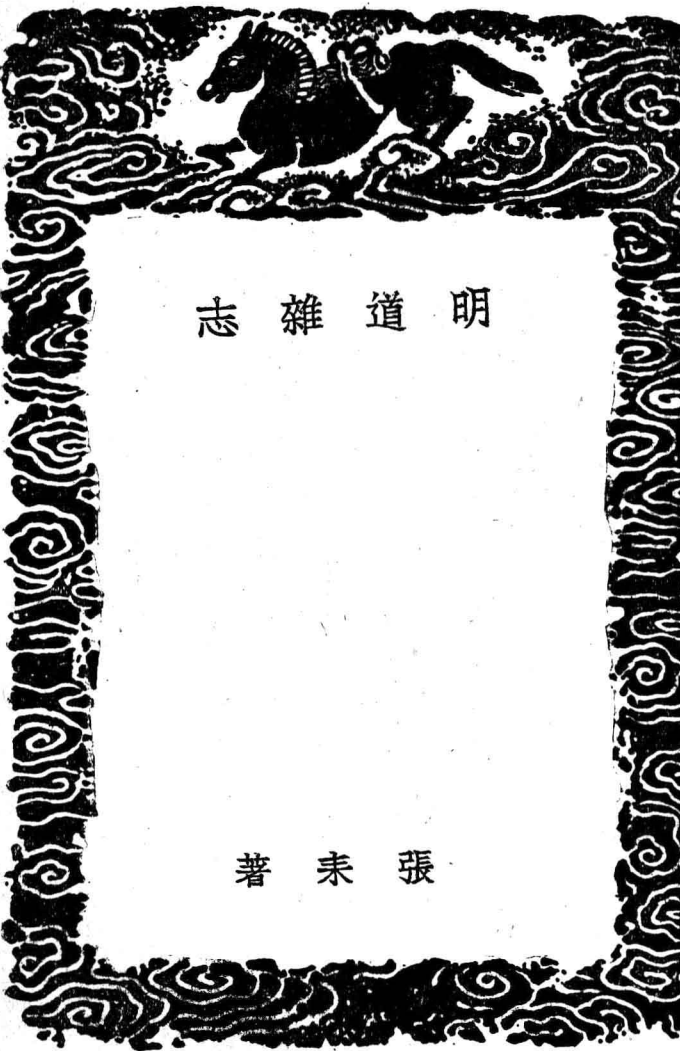
忠宣守陳州。黨錮禍起。盡竄善類。忠宣以救蔡新州。爲論持正。獨免。時年已七十。親識皆勸止之。曰。公年七十。中外亦不責望。得幸免。何自苦如是。公笑曰。我受國厚恩。備位宰輔。合瀝血懷陳。萬一感回上意。所濟非細。若忤旨竄謫。蓋亦分也。遂自草奏章。命諸子緘封。外人無知者。章上。卽爲行計。未久謫隨州。分子舍寄食許蘇二郡。骨肉離別。哭聲衆不忍聞。忠宣蓋怡然自若也。繼安置永州。魏國夫人嘗曰。吾非有仇于章相公。何使我至此。忠宣每答之以命。至道中夜失舟。骨肉狼狽野宿。忠宣笑謂魏國曰。此

亦章相公耶。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與富彥國家子有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祭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監簿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嘆服。時始十餘歲。

蔡持正少於泗州道中山寺讀書。僧厭其久。書舍有竹。書一絕壁間云。窓前翠竹兩三竿。瀟灑風吹滿院寒。常在眼前君莫厭。化成龍去見應難。已有宰相氣味。蔡作相。其詩尙存。先子經過常見之。

葉蒙正澤民倅撫。先子謁之。見一同人投詩。中兩聯云。吾儕志正堅如石。俗眼相看薄似雲。貧病已甘明世老。賢愚留與後人分。先子因贊葉禮遇之。



明道雜誌

張耒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
山顧氏文房及唐宋叢書學
海類編皆收有此書顧氏及
唐宋皆一卷本學海本分爲
正續二卷內容同顧氏本在
先故據以排印

張太史明道雜志

宋 宛丘張 耒文潛著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皆陳。毫宿數州客所販。宜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宜兔居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秃。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堯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爲真。余曾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爲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勳。其勢自沉。張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

乃信其爲模本決也。真幹畫乃可寶。模本固易得。唐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唇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鑿游江。吳二家無幾。江被召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佳金。鈇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鈇在火側。安能久也。吳亦未以爲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事。薛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擎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眡其臂。若切脈然。良久曰。來得也。曷吳人謂曷如速。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爲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

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與今劉端明奉同謝。劉時除左史。余舊見相人術貴天地相臨。謂順頌之勢相應。余見劉

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同舍晁無咎曰。劉左史不遲作兩府。晁不以爲然。劉竟再歲簽書西府。無咎嘗恠余言之驗。許將罷成都。入北門。晁二言冲元非學士可留。非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許果除右轄。晁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相許右丞也不踈。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燭體。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燭體。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觀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諺。而秦不歡。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潔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萹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余在眞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魴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魴而過之。又魴無脂腴也。腴、論也。反。河豚腹中白腴也。土人謂之西施乳。珍美之極。

晁無咎謂味似鰻鱧而肉差緊。多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

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大栗。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丁鷺。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嘗謁一班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字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說了。而此官人了解。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胥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蜃。衙鼓答江鼉。遙想晨臆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乍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蓴牙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卽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

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卽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未旂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贊有御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開敏。而禮卒哭乃諱。馬贊容是父在所爲也。

先君嘗從趙周翰授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溫飛卿。韓致光之流。而世以樸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有一聯云。霜女遺靈長着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爲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潘子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詩奇麗之極。豈野儒所爲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雄雉詩何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趁韻耳。謂瞻彼日月。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

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爲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爲韻。設如君不強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纒徽。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夢短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敘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田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南唐平。徐鉉入朝。見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嘆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鉉之爲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爾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今段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柰他何。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士芋。其根唯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

士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綠爲祿。以犧爲莎。亦此類也。

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不然。人目黃乃病也。

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獼猴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獼猴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獼猴。亦大鹵莽矣。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言。其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

善之言。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諱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

錢穆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舊說宋莒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坐此亦招怨。如李獻臣三子名皆從累字。長壽朋。次復圭。次徒芻也。莒公曰。朋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類甚多。又有以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屈一畫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暴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爲蠅蚋所敗。不顧也。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鱸。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之。一斤近百錢。饒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享。無淡魚則非盛禮。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爲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憂。

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於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爲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召我。又嘆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牧事已歸家。卽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旣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敦然起。搥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曆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善用算。然甚好奕碁。終不能高。嘗著書論碁法。謂連書萬字五十二。而盡碁局之變。而余見世工碁者。豈盡能用算知此數。至有不分菽麥。臨局使用智特妙。而括欲以算數學之。可見其透矣。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嘗言括死時頗熱鬧。然括之死。乃在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孀與始字。考其說。孀字仍世母字二合呼也。始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避暑唱和詩牌。從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復。有一聯押權字特妙。早蟬秋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

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

掌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透滯。嘗言一生讀書。但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具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掌公誤記爲太宗自銘其功。宋渙中第一。其賦悉無太宗自銘。韓玉女時爲御史。因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闕嘲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功勳。試官親處分。贊唐文。秀才冥上子。裏變駕幸并汾。恰似鄭州去。出曹門。冥子裏俗謂昏也。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爲坎。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棧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木也。今棧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知可也。

莊子論萬物出入于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忠筆談乃謂行關中間人云。此中有程。遂以爲生馬之

程而不知秦聲謂蟲爲程。蟲卽虎也。豈莊子之謂歟。生馬生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逆斤切。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黃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便稱爲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酌。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纔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酌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漸發怒。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讓往來。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笞遣之。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藉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爲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嘉絕。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恠之。遂復罩爐。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罩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其後不數日。遷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所撰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鑿。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溉。故農惰而回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爲叢落。數州皆大聚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爲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爲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間爲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蔓蒙密。綿亘衢路。其俗褊迫。儉陋而機巧。語音輕清。類荆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其出黃州者。雖死兩日。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不采食。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蛇而無驗。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

拘羅。出蜈蚣。俗傳其大者裘丈。土人捕得。以煙熏乾之。商賈歲販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逾蔡。由蔡道光。乃至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沙。礮不可咀。入黃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黃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版。每四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販皆自湖南。郴。連。辰。邵。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版直甚賤。又多以繒帛魚鮓牛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人不憚也。大者爲障板。所謂障者。編竹爲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處。則先放障。更自障綴索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差安而無虞。小者爲櫓牌。兩隅搖櫓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將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代還多乘牌。所至千官府求輕稅。或冒乘客牌。卽爲主之。亦一弊事。

蘄水縣有高鑿。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鄰人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鑿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卽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黃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人言常年不爾。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南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南人謂山入水處爲磯。而黃人呼赤壁訛爲赤鼻。

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壁畫甚精。問之。乃吳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已俸新之。工又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校其時。正黃門修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蚓蚯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楊國寶學士。滎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祐中。任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幾盡。國寶最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恠。或取土爲丘墳狀。守之而哭。人以爲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心知楊之禍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田京待制將取幘頭戴之。有蛇出幘頭下。或言蛇戴幘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千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爲之泣下。矚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祟。請旣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

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舊聞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之笑。

荻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蠱。言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圻裂。又有一蟲。亦謂之蠱。頭如剗。身長尺許。稍縈之。卽斷不倫。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班。竈間亦有。南人謂之錢駝兒。疑詩所謂伊威。

黃州窻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甚蹶。腹無絲。不能爲網。

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守妄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多感。卽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正類此事。

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曹佾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大歎伏其着題而語妙。此事某見蔡卞說。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恠。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自胷臆。不復參考。見蘇侍郎說。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爲論題。而賈解師爲衆。與傳注異。時李落韻。有司遂奏稟焉。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體勢。絕以魏朴。王子韶。蓋括善二人故也。

沈存中爲客話越州鰻井事。曰。括親見上井時。如常鰻鱧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客曰。啓內翰。好鰻。世謂無理。誑人爲鰻。謾余亦數問人說鰻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賢者皆與之交游。爲人豈弟。和易可親。而喜以其學教人。其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先天五行。其說皆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來事。其言屢驗。某在史院時。曾得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甚可曉。其書中所論。有配律曆及平上去入四聲處。莫可攷也。又有周易卦圖。未曾見之。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携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寢堂之後。家人大

驚以謂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於地。家人尤惡之。而久之疾遂平。了無一事。而一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永亦建相州節。星殞於相。爲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位時。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損。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貽永所謂沒興王駙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

衛朴。楚州人。病警。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警。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筭曆。布筭滿按。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筭。再撫之。卽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與之。朴卽怒曰。是已嘗弃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沐陽來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憂。自此三年當爲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豪焦隱者。嘗詣三司投狀。乞買撲解州鹽池。歲納淨利。時王君貺主計。曰。買撲無不可者。但當先自舉一後界。乃可。焦詞屈。乃出。嘆曰。措大家也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值藥市。其門鑿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爲我達於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俛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槽。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

公取餘一粒卽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某見公子恕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沒。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恕言此時公尙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恕但言公自中年後卽清居。獨居一堂。每旦起卽徐步。周圍約五里所。日以是爲常。不見別有施爲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旣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酒。飲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試用。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鬢。此言老人鬢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麇飯一醢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卽勸令節食。言食少卽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而不飲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筯。

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

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

黃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蛇時時往來。人或見之。

有奉議郎丁縱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餅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餅中。以紙蓋餅口。頃之。聞木人觸餅紙有聲。亟開視之。芳耐溢餅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處。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爲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胷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窺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爲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尙遠。余謂從者曰。鷄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鷄懶。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鷄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說。嘗隨侍祖父官閩。有一官人家子弟。秀穎美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藤路。垂楊席帽風。然天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窻風枯硯滴。山雨慢琴絃。亦頗幽奇。元祐中。裕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旣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見項背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千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登科爲及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

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卽也。是歲余叨忝。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卽毀。物理之不可移者。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旣坐。輅屋忽崩。玉輅遂碎。守輅士壓死者數人。輿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駕。此近不祥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班宣麻。乃是楊王改封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穆舊爲楊府官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顯。不名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正類耳。蓋閩人顯賀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做。是讀做作佐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故所臨多貪關。幾與民爲等列。然多曉田里間事。又旣不自尊大。則民間情僞利病。得以上達。故下亦頗安之。稱得人者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始得作令。自此舊弊盡革。爲令多新進士。不然則人家子弟。所臨漸漸曉文法。皆潔已求進。吏民畏仰之矣。人皆以爲便。某在洛中時。見一二老成所論異於此。其說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而與民意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爲美觀。

耳於民無甚益。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自舉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矣。何有哉。此說亦有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爲明。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便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某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會忙。范丞相不會疑。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談無嗜好。學問至老不衰。博習本期典故。而不治其鎖細有司之事。嘗曰。賢者當志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節度使本麓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摠曾作來。恐非麓官。上竦然而堯佐此命竟罷。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鑿切脈。鑿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言之如此。何獨

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謔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嗽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哺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爲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爲三黃鍾。舉而扣之。爲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法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遇余於陳。几病矣。無幾何而卒。几有子壻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几有弟忱。所言亦如此。

張太史雜志卷終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補郡

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